

江花

浅草

A18



戏台下，看它绝代风华

■文/巫秦雯

在书间曲间传说间，红尘中有一方戏台，一袭青衣，一支眉笔。我站在台下，捧一盏热茶，袅袅升起的水雾中，看它的绝代风华。

戏曲，第一眼的最爱是它那迷醉人眼的重彩浓妆，消颓人意的香鬓花容，花腔宛转，顾盼神怡，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。戏子雪肌云鬓，身着花影重叠的衣，水袖轻抖，倾一声木石前盟，唱一曲几见图穷，演一场郎骑竹马来。站在台下，我爱上了它戏外的绝代风华。

戏曲，第二眼的所爱是它那缤纷的故事。听《牡丹亭》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”，眼前好似沧海桑田骤变。听《霸王别姬》“汉兵已略地，四面楚歌声”，眼前好似大雪纷

飞四面受敌，凄凉的楚乡之歌在耳畔回荡。听《借东风》中七星坛上东南风的怒吼，听《贵妃醉酒》中“霓裳羽衣曲”的媚耳。那悲欢离合、隔世经年的一幕幕，如今只在一方戏台上诉说着它的故事。站在台下，我爱上了它戏里的绝代风华。

戏曲，第三眼的挚爱是那在自己生命中演绎他人悲欢离合的戏子。人世间的情愁在流莺般的唱嗓中流过。而戏者，本就是芸芸众生在戏台上一个寂寥的缩影。你听说书人在响木与折扇下淡淡绘在一杯清茶中的故事，却不知有人为了他人笔下别人的故事，流尽了一生的泪水，只为塑造这一世的悲凉。你看，这故事外的人正用自身的血肉情感来演绎一场传世的悲情。在他

们而言，戏中的喜怒哀乐，本就是自己。于是，站在台下，我爱上了戏者的绝代风华。

从戏曲中抽身，我明白了唐玄宗的“血染江山的画，怎敌你眉间的一点朱砂”；虞姬君前自刎的“君王意气尽，贱妾何聊生”；湘阴妃子的“当时缠过，红线千匝。一念之差，为人作嫁”；楚霸王“到头来算的那一卦，终是为你覆了天下”；曹孟德的“愿斯台之永固，乐终古而未央”。那是因为我明白了它的绝代风华。

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，五千年的历史源远流长。而戏曲，远而望之，皎若太阳升朝霞；迫而察之，灼若芙蕖出绿波。于是，我捧一盏清茶，执一把玉扇，站在台下，看它的绝代风华。

给迁徙的树带一捧泥土

■文/李辉

除了工地大门口那间简陋的门房，还有门房旁边那三棵可以为他带来些许阴凉的松树，我想象不出，在这个城市里，他还拥有什么。

我家楼房隔壁的空地，已经被围挡起来准备新建一栋楼盘。那位看起来足有六十多岁的沉默寡言的外地民工，是先期派来守护工地的看门人。

他也只能看看门了——年岁那么大，身体又单薄，而且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——这恐怕是他在这个城市里，唯一力所能及的事了。

我每天早晚都会路过他的门口。一天清晨，工地来了一辆卡车，车上跳下四五位年轻的工人。原来，工地要开工了，这几位工人是要把门口的

三棵松树移走。

看门老人只是站在一旁，默默地看着几个年轻人挖土、刨根、斩断不规整的根须、把树根和泥土分离，然后把三棵松树一一拖拽上卡车。

老人实在帮不上什么忙，年轻人肯定也不屑于他的帮忙。

就在司机要发动车子的时候，一直沉默在旁的老人突然喊了一声：等等！只见他返回门房，拿出一个破旧塑料袋，来到刚才的树坑旁，蹲下身，用双手奋力刨出些还散发着湿气的泥土，捧了几把放入塑料袋里，然后托着塑料袋来到卡车旁，小心地爬上车厢，把泥土倒在一棵树的树根下，一边用力拍着一边说：“这棵

树肯定在这活了几十年了，现在要移走，也不知道你们要给它拉到哪去，新家土质好不好。我得给它多带上几捧泥土！”

三棵树，老人往返三趟，爬上爬下六次。于是，每棵树的树根下，多了几捧陪伴了它几十年的故土！

那一刻，我的眼睛有些湿润了。

我在想，这样一位看来孤单沉默、一无所有的老人，其实内心该蕴藉着怎样丰盈的善意与历经沧桑的懂得！正是这份善意与懂得，让他眷眷不忘给迁徙的树多带上一捧泥土，更让我有幸目睹了一场世间最温暖最值得尊重的告别！

夜读

■文/刘佳坤

是夜，月朗星稀。中庭月光移竹影上栏杆，幽雅寂静。

小镇的夜是寂静的，这样的夜晚适合读书。

坐于案前，案边置一盏香茗，打开一卷《宋词》，我重入轮回，品味那长短句中的情愫与哲理。“嫩草方抽碧玉茵，媚柳轻牵黄金缕。莺啭上林，鱼游春水。”这是一幅让人心醉的画卷；“凭谁问，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？”这是一声教人心痛的追问；“此去经年，应是良辰好景虚设。便纵有千种风情，更与何人说！”这是一句令人心碎的叹息；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”这是一个使人心疼的忠告……夜读宋词让我感受到人生的变幻莫测，四季的冷暖凄凉。

缓缓掩上词卷，打开放置在桌角的《红楼梦》，穿越历史迷雾，还原那梦幻般的爱恨情仇。不通世务的贾宝玉，让我了解了人心的柔软与善良；“心较比干多一窍，病若西子胜三分”的林黛玉，教我见识到奇女子的风采与才华；圆滑世故的薛宝钗，令我知道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摧残。含冤而死的晴雯、悲愤而死的金钏儿、被“中山狼”害死的贾迎春，无不使我看到人与人之间的钩心斗角，尔虞我诈。夜读《红楼梦》，我两眼潮湿，那些鲜活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。

微风拂来，我轻轻合上《红楼梦》，翻开前几天未读完的《巴黎圣母院》，打开时空的闸门，来到十五世纪的法兰西，欣赏美丽的红裙艾丝美拉达，听丑陋的伽西莫多敲响教堂那口沉重古老的铜钟，看英俊的弗比斯、道貌岸然的副院长克洛德那一副副虚伪而奸诈的面孔，见证伽西莫多为保护心爱之人的生死搏杀……夜读《巴黎圣母院》我的内心充满柔软的感情，我明白外貌并不代表内心，相貌丑陋并不一定内心肮脏，外表完美并非内心善良。

我爱读书，因为读书让我内心澄澈，神清气爽。我更爱夜读，夜读时的宁静淡然让我能更深刻地领会作品的深意，获得更多为人处世的道理。我的内心因此变得丰富，我的思想因此更加深刻。

捧书夜读，人生一大乐事也。

依靠

■文/石天

漫步幽篁中，默默惊叹于翠竹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的韧性，暗暗钦佩翠竹“任尔东西南北风”的洒脱。最终感悟了“新竹高于旧竹枝，全凭老干为扶持。”正是这份执著而无声的依靠，造就了竹的灵魂的崇高与伟岸。我想。

竹尚且如此，在茫茫世界里的混沌的人们，为何不能用心去觅那份依靠？

依靠如禅语，真心愿得其者内心获得那份宁静。很多人不肯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，而是假借外在的人或事来实现其心中希冀。他们痛苦地在夹缝中求生存，虽终有人因其曾经的辉煌留存青史，然人生的书页中终究还是添上一个悲剧的尾声。我是不赞成项羽的做法的。若其当初渡江还鲁，谁说西楚霸王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？但其最终在历史的舞台上演映的，却是黯然的乌江自刎。他放弃了依靠别人给予

他一丝生的希望的可能，也放弃了他的人生。与其相比，建安七子中狂放不羁著称的阮籍，虽在大众口中没有项羽的悲情，但却更为我所喜爱。他心中虽有不如意，表面也寄情美酒上，但心下空灵，行为潇洒。纵使他所寻的依靠恐为世人所不齿，然其凭借酒之灵感而在文学史上创造的不菲成就，也足为后世所敬。失意时勇于寻觅依靠的人是睿智的，因为倾诉和发泄过后，往往是力量的迸发，灵感的乍现。

得依靠者可获其宁静，却无能于宁静厮守。人生至高境界，在“予”而非“取”。予人依靠，才是依靠之真谛。哲人云：“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”无助的人是需要那份慰藉的。这让我想起鲁迅。他针砭时弊的文字，成了众多尚未看见光明大道的志士们的依靠。这种依靠，甚至已于无声中转化成志

士们巨大的精神动力，最终掷地有声，在暴风雨的洗礼中练就成不可撼动的灵魂支柱。他提笔一书，即写下空前绝后的文字：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。”他勇于去做一个依靠，虽然这种依靠可能会置他于死地，灵魂之高尚，庸人安晓？

或有云：“寻得依靠即可成大事，为他人之依靠便可助他人。”其实不然。给人依靠不能只在表面上。俗语虽有云：“人靠衣装，佛靠金装”可空有表面文章，即使表面功夫做得再足又有何用？最终还是“绣花枕头一肚草”。同时，给人依靠，还得看清对象，若成为歹人之依靠，岂不是长贼人之淫威？

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”。“菩提本无树”的境界是每个人都想达到的。何妨静下心来，在依靠里觅得你的那片竹海。